

## 論海康方言 b-、z- 聲母的一個歷史來源\*

吳瑞文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提要** 現代漢語方言關於歷史層面的研究，主要憑藉以《廣韻》(或《切韻》)為代表的中古音系統，透過觀察中古音與現代漢語方言的規則對應，對現代方言內部語音的演變提出解釋，這個方法有其方便處，也有其限制。比方，海康方言中若干疑母字(\*ŋ-)讀為 b-、z- 聲母的現象，從中古音系統就有解釋上的困難。有見於此，本文著重海康方言與現代閩南方言的比較，發現海康方言讀 b-、z- 聲母的疑母字，其實是早期舌根濁塞音聲母 \*g- 條件分化的結果：

\*g  $\left\{ \begin{array}{l} b / \_u \text{ 我外牛月} \\ z / \_i \text{ 牙堯御玉} \end{array} \right.$

建立這條規則之後，對於海康方言的音韻演變、形成及其可能的來源，都有相當的助益。

**關鍵詞** 海康方言、閩南方言、疑母字、漢語方言史、歷史語言學

### 一 前言

根據張振興(1986)的調查，廣東西部的雷州半島，使用人口最多的漢語方言是「雷州方言」。張振興、蔡葉青《雷州方言詞典》(1998)的引論指出，所謂「雷州方言」有廣狹二義，廣義指的是雷州半島通行的一種閩語，是雷州半島通行範圍最廣，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種方言。<sup>1</sup>狹義的雷州方言，只指今雷州市前海康縣政府駐地雷城鎮及其附近所說的雷州話。後者又可以稱為海康方言。清人鄭俊修纂之《海康縣志·民俗志·言語》中對海康方言的描述是：「(當地)有東語，亦名客語，與漳、潮大類，三縣九所，縣落通談此。」(頁 90)由此來看，海康方言是一種與漳州、潮州類似的閩南方言。本文研究的對象，專指狹義的雷州方言，也就是海康方言。

目前學界關於海康方言的研究，可以區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海康方言的共時描寫，包

\* 本文部分內容曾撰成短文〈論海康方言 \*g > b / \_u 的音韻變化〉，並在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的例行讀書會(2006/03/31)上提出來討論，得與林英津教授、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碩士王濬小姐、中山大學中文所博士班宋鵬飛先生、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班譚家麒先生等同仁討論切磋，獲益匪淺。之後，本文初稿於第十屆閩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廣東湛江，湛江師範學院，2008/1/11-12)上宣讀，得到李如龍教授、莊初升教授、蔡玄暉小姐的寶貴意見，謹致謝忱。又，本文的英文摘要承李瑞淳(Rachel Li)老師與助理陳柏觀先生惠賜修改建議，特此致謝。本文中任何錯誤，其責均在作者。

<sup>1</sup> 以廣義的雷州方言而言，較早的一本雷州地區閩語方言的材料應是 Yue-Hashimoto(1985)的《The Suixi Dialect of Leizhou: A Study of Its Phonological, Lexical, and Syntactic Structure》。該書對雷州遂溪方言從音韻、詞彙、句法三方面進行仔細的描寫與深入的分析。另外，陳雲龍、蔡藍(2005)對雷州半島南端的徐聞話也作了簡單扼要的報導，讀者可以參看。

括早期張振興(1987)的〈廣東省海康方言記略〉、蔡葉青(1993)《海康方言志》及蔡葉青、張振興《雷州方言詞典》(下文簡稱《詞典》)。其中《雷州方言詞典》最為晚出，所蒐集的語料也最為豐富，可做為研究海康方言的基本素材。另一方面，關於海康方言的歷時研究(包括歷史比較及方言比較)的成果，則有李新魁《廣東的方言》(1994:413-444)<sup>2</sup>、張振興(1995)的〈閩南方言的比較研究〉<sup>3</sup>、林倫倫、陳小楓(1996)的《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林倫倫(1998)〈粵西閩語的音韻特徵〉、林倫倫(2006)《粵西閩語雷州話研究》、王濬(2007)《雷州半島海康方言音韻研究》。

根據目前已經刊佈的材料及相關的前人研究，不難發現海康方言具有若干其他閩南話沒有的音韻現象。就聲母而言，海康方言一個相當顯著的特點，就是若干中古疑母字讀為b-、z-聲母的現象。這一個現象，光從中古音的角度，似乎無法給予合理的解釋。本文嘗試利用丁邦新(1992)所提出的「漢語方言史」的概念，重新檢視上述聲母問題。所謂漢語方言史的研究，是指研究一個漢語方言形成的歷史，這種性質的研究屬於歷史語言學的課題，最終的目的是給整個的漢語史描述一個比較完整的圖畫(丁邦新 1992:23)。我們把重點放在海康方言與現代閩南方言的比較，進而說明海康方言中讀為b-、z-聲母的疑母字曾經經歷過的音韻變化。本文寫作的目的包括：

1. 從現代方言比較的角度，比較深入地描述海康方言的音韻變遷。
2. 豐富我們對海康方言之所以形成的認識。
3. 根據語言的證據，具體說明海康方言可能源於那一個早期的閩南方言。

## 二 中古疑母字在海康方言中的對應

關於海康方言與中古音的比較，比較完整的研究有林倫倫(2006:95-156)與王濬(2007)。他們的取徑，大抵都是參考《廣韻》的架構，經由觀察海康方言今讀聲母與《廣韻》聲母的語音對應關係，從而提出海康方言在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音韻變化。本節的內容基本上根據他們的觀察，列出中古疑母字在海康方言中的音韻對應關係。就成系統的音韻對應而言，中古疑母字在今海康方言的音讀包括：<sup>4</sup>

1. 中古疑母字今讀為ŋ-:

蟻俄鵝我餓訛臥吳吾梧五伍午誤悟語呆礙艾涯崖捱梳外宜儀誼義議疑擬毅危偽魏熬傲  
偶耦岩吟岸眼顏雁諺孽言玩頑銀硬昂鄂仰虐岳獄凝硬額逆牙芽衙藝倪研

2. 中古疑母字今讀為z-:

御愚虞遇寓元源願阮樂玉牙芽雅堯原月

3. 中古疑母字今讀為h-:

魚漁蟻硯瓦

4. 中古疑母字今讀為n-:

<sup>2</sup> 該書在第4章專章論及雷州半島的閩方言。

<sup>3</sup> 該文以閩南方言韻母的比較為主，特別是文讀音與白話音的對比。

<sup>4</sup> 所謂成系統的音韻對應，我們認為至少要有三個可靠的同源詞，因此只有一個例字者，為求謹慎，我們暫時存而不論。又，林倫倫(2006)的材料是以下加底線方式表現文白異讀，文讀音為下加雙底線 X，白話音則為下加單底線 x，我們這裡沿用他的方式標注。

驗嚴儼礙業迎牛<sup>5</sup>

5. 中古疑母字今讀為b-:

### 我外牛月

觀察以上的對應關係，就數量而言，疑母字在海康方言中主要對應的是舌根鼻音ŋ-，其次是舌尖濁擦音z-，讀為舌尖鼻音n-的也不少，最少的是喉擦音h-與雙唇濁塞音b-。本文主要的研究對象是 2. 舌尖濁擦音z-、5. 雙唇濁塞音b-這兩類對應，下文將有深入的說明。底下我們簡單說明一下 3、4 兩類規則對應的性質及相關的研究。

第一、中古疑母字在今海康方言讀為h-的，從閩方言內部比較來看，乃是閩南話的重要音韻特徵(參考陳章太、李如龍 1991:60)。至於何以如此，前賢從不同的觀點，分別提出相當具有啟發性的解釋。舉例而言，有學者認為可遠溯至上古音時期疑母與曉匣母相互諧聲的現象，並將之構擬為\*ŋg-(如李新魁 1997)。也有學者從共同閩語的角度來加以解釋，根據閩語方言內部的比較，將這批字的聲母構擬為\*ŋh-(如 Norman 1973:236)。還有學者認為，這個現象不必從古音來源上加以解釋，而從聲母的發音機制加以說明，指出鼻音字在今閩南方言中讀為清擦音h-，是氣流換道的結果(如張光宇 1996:167)。中古疑母在今海康方言讀為h-的現象因非本文論述重心，茲不深究。

第二、中古疑母字在今海康方言讀為舌尖鼻音n-聲母的，從平面音韻上看，它都與前高展唇介音或元音相接。例如：

驗niam<sup>4</sup>、嚴niam<sup>2</sup>、儼niam<sup>3</sup>、礙niam<sup>3</sup>、業niap<sup>8</sup>、迎niŋ<sup>2</sup>、牛niu<sup>2</sup>

關於這個現象，林倫倫(1998:51)曾推論海康方言進行了以下的音韻變化：

ŋ > n / \_i

這個音韻變化在其他漢語方言也相當常見。<sup>6</sup>對於上述這批讀為舌尖鼻音n-聲母的疑母字，我們接受林倫倫的看法，認為它們是由舌根鼻音ŋ-聲母演變而來，性質上屬於後起的變化。不過，從海康方言聲母、韻母的結合關係來看，這一項音韻變化在海康方言中擴散的範圍還相當有限。

### 三 海康方言今讀為b-聲母的疑母字

在海康方言中，有一批疑母字牛外月我等讀為b-，而且這批字都是白話音。底下先根據《詞典》，列出它們的用例：<sup>7</sup>

表 1: 疑母字讀b-聲母的用例

| 語詞 | 用例               | 釋義      |
|----|------------------|---------|
|    | 牛bu <sup>2</sup> | 當地主要的力畜 |

<sup>5</sup> 這裡的業、迎、牛等例字根據蔡葉青(1993)的材料補入。

<sup>6</sup> 例如，普通話的倪ni<sup>2</sup>、牛niu<sup>2</sup>、擬ni<sup>3</sup>、孽nie<sup>5</sup>、虐nye<sup>5</sup>、凝niŋ<sup>2</sup>、逆ni<sup>5</sup>等中古疑母字，今讀都是舌尖鼻音聲母n-，平面上的條件是撮口呼[-y-]或齊齒呼[-i-]。詳細的討論可參考董同龢(1993:209-236)。

<sup>7</sup> 為了簡省篇幅，以下舉例以 4 個為限。

|                   |   |                       |
|-------------------|---|-----------------------|
| 牛bu <sup>2</sup>  | 牛車bu <sup>2</sup> tshia <sup>1</sup>                      | 牛拉的車，是舊時當地鄉間的主要交通運輸工具 |
|                   | 牛囤bu <sup>2</sup> kia <sup>3</sup>                        | 小牛                    |
|                   | 牛間bu <sup>2</sup> kai <sup>1</sup>                        | 牛舍、牛欄                 |
| 外bua <sup>1</sup> | 外家bua <sup>1</sup> ke <sup>1</sup>                        | 妻子父母的家                |
|                   | 外家兄<br>bua <sup>1</sup> ke <sup>1</sup> hia <sup>1</sup>  | 妻子的哥哥                 |
|                   | 外路bua <sup>1</sup> leu <sup>1</sup>                       | 外面                    |
|                   | 外路儂<br>bua <sup>1</sup> leu <sup>1</sup> nan <sup>2</sup> | 外人、外面的人               |
| 月bue <sup>4</sup> | 月娘bue <sup>4</sup> nio <sup>2</sup>                       | 月亮(帶有贊美色彩)            |
|                   | 月裏bue <sup>4</sup> lai <sup>4</sup>                       | 坐月子                   |
|                   | 月頭bue <sup>4</sup> thau <sup>5</sup>                      | 月初                    |
|                   | 正月tsia <sup>1</sup> bue <sup>4</sup>                      | 農曆一月                  |
| 我ba <sup>3</sup>  | 我ba <sup>3</sup>  | 第一人稱代詞單數              |
|                   | 我個ba <sup>3</sup> kai <sup>2</sup>                        | 我的                    |
|                   | 我儂ba <sup>3</sup> nan <sup>2</sup>                        | 我們，第一人稱代詞複數           |
|                   | 我兩儂<br>ba <sup>3</sup> no <sup>4</sup> nan <sup>2</sup>   | 我們倆                   |

根據以上用例，就語義內容來看，這些字的漢語語源確實就是中古疑母的牛、外、月、我。問題的癥結在於，中古屬於疑母(\*ŋ-)的字，<sup>8</sup>何以在海康方言讀為雙唇帶音塞音b-？根據目前既有的研究，還沒有人提出妥善的解釋，底下說明我們的看法。

首先我們可以這麼問：參考既有的中古音擬測，這批字有沒有可能是從早期的疑母，也就是直接從舌根鼻音\*ŋ-演變而來？<sup>9</sup>從材料上來看恐怕這樣的假設不能成立。理由是，第一、海康方言本身就有舌根鼻音ŋ-，對應的正是中古的疑母字(參上節的討論)；第二、舌根鼻音ŋ-與雙唇帶音塞音b-構成平面聲母系統上的對立。一個重要的例證就是「外」的三個讀音。根據蔡葉青(1993)的材料，「外」有bua<sup>1</sup>、ɲuai<sup>4</sup>、ɲuai<sup>6</sup>三讀。<sup>10</sup>如果假設現代海康方言的b-聲母，在早期有一個來源是疑母\*ŋ-，那麼就無法解釋在同樣的語音條件下，何以有的\*ŋ-變成b-(如bua<sup>1</sup>)，有的\*ŋ-保持ŋ-(如ɲuai<sup>4</sup>、ɲuai<sup>6</sup>)。

依照上文的討論可知，純粹站在中古音的立場，不容易解釋海康方言疑母字讀b-聲母的現象。現在我們換個角度，從現代方言的比較出發，嘗試追溯這批字的早期形式。根據前文引述《海康縣志》的記載，海康方言「與漳、潮大類」，因此我們不妨先從閩南系統的方言入手，觀察一下海康方言這批字在閩南方言、潮汕方言中的表現。底下列出閩南話漳州方言、汕頭方言的「牛外月我」四個同源詞的音讀表現，同時也將異讀形式一起放進來參考：<sup>11</sup>

表 2：牛外月我在閩南方言中的音讀

|  | 牛 | 外 | 月 | 我 |
|--|---|---|---|---|
|--|---|---|---|---|

<sup>8</sup> 以下中古音的擬測，皆以李方桂(1980)《上古音研究》中修改後的高本漢中古音系統為準。

<sup>9</sup> 林倫倫(1998:51)便是持此說，讀者可自行參看。我們的看法與他不同。

<sup>10</sup> 根據蔡葉青(1993:93)的同音字表，外另有員外[ɲuai4]、外[ɲuai6]面的用法，不見於《詞典》與林倫倫(2006)，今補出。

<sup>11</sup> 漳州根據馬重奇(1993)、汕頭根據林倫倫、陳小楓(1996)。列出兩個音讀 X | Y 者，前者為白話音，後者為文讀音。以「，」分隔者，表示材料本身沒有提供文白讀的資訊。

|    |                                    |  |                                       |                                     |
|----|------------------------------------|--|---------------------------------------|-------------------------------------|
| 海康 | bu <sup>2</sup>   niu <sup>2</sup> | bua <sup>1</sup> , ŋuai <sup>4/6</sup> | bue <sup>4</sup>   ziek <sup>7</sup>  | ba <sup>3</sup>   ŋo <sup>3</sup>   |
| 漳州 | gu <sup>2</sup>                    | gua <sup>6</sup> , gue <sup>6</sup>    | gue? <sup>8</sup>   guat <sup>8</sup> | gua <sup>3</sup>   ŋõ <sup>3</sup> |
| 汕頭 | gu <sup>2</sup>                    | gua <sup>6</sup>                       | gue? <sup>8</sup>   guak <sup>8</sup> | ua <sup>3</sup>   ŋo <sup>3</sup>   |

如果暫時擱置「我」ba<sup>3</sup>的讀音，根據以上的比較，我們不難發現海康方言的牛、外、月這三個同源詞在漳州、汕頭都讀為舌根帶音塞音g-聲母。<sup>12</sup>根據這一規則對應，我們有理由推論，海康方言在更早的階段，與漳州、潮州相同，都存在舌根帶音塞音g-聲母，這個聲母在海康方言的音韻史上曾經發生了以下的變化：

\*g > b / \_u

從語音辨音徵性(phonetic distinctive features)來看，海康方言早期的\*g-由於介音成份u的合口性質([+round])影響，由原先的非合口性質([-round])轉變為帶有合口性質([+round])，使得發音部位由舌根轉移到雙唇，以語音徵性而言，雙唇部位的聲母具有合口性質([+round])。換句話說，海康方言牛、外、月等字的雙唇帶音塞音b-，並非直承《廣韻》疑母字\*ŋ-而來，它們至少發生過以下的變化：

R1 原有的舌根鼻音聲母\*ŋ-去鼻音化，成為同部位的舌根帶音塞音g-；

R2 之後舌根帶音塞音g-進一步在合口介音或合口元音前變讀為雙唇帶音塞音b-。<sup>13</sup>

現在回頭來解釋「我」ba<sup>3</sup>的讀音。從漳州、汕頭的音讀，加上牛、外、月等三個字所建立的音韻規則，我們有理由認為「我」ba<sup>3</sup>的音讀曾經經歷過以下的變化：

\*gua > bua > ba

以上這個音韻變化顯示：首先，我字與牛、外、月相同，都是讀為舌根帶音塞音的g-，並帶有合口介音；接著，g-因為合口介音的影響，變成了雙唇帶音塞音b-，最後又進一步丟失了原有的介音-u-。至於「我」何以丟失原有的介音？原因我們還不清楚，從不同層面可以有不同的假設。比方，可能由於「我」是一個人稱代詞，屬於使用率相當高的口語詞彙，語音的變化速度與其他語詞並不一致。也可能是在語音上，具有合口性質的雙唇音聲母與合口介音開始發生零星的異化作用，進而讓介音-u-消失。總的來說，不論接受以上那一種假設，丟失合口介音的變化就海康方言目前而言，終究只是個別的現象，不影響我們建立上述的音韻演變規則。

#### 四 海康方言今讀為z-聲母的疑母字

海康方言中今讀為z-的疑母字，字數並不算少。底下列出所有字的讀音作比較詳細的考察：

陰聲韻 牙zia<sup>2</sup>、芽zia<sup>2</sup>、雅zia<sup>3</sup>、堯ziau<sup>2</sup>、御zi<sup>4</sup>、愚zi<sup>2</sup>、虞zi<sup>2</sup>、遇zi<sup>6</sup>、寓zi<sup>4</sup>  
陽聲韻 元zien<sup>2</sup>、原zien<sup>2</sup>、源zien<sup>2</sup>、願zien<sup>6</sup>、阮zien<sup>3</sup>  
入聲韻 樂ziok<sup>8</sup>、玉ziak<sup>8</sup>、ziok<sup>8</sup>、月ziek<sup>7</sup>

<sup>12</sup> 汕頭的我讀ua<sup>3</sup>，已經丟失舌根帶音塞音g-。從方言比較來看，這是後起的現象。

<sup>13</sup> 有意思的是，類似的音韻變化也發生在希臘語的 Attic 方言(引自 Crowley 1992:47)：

| 早期形式       | Attic Greek | 意義         |
|------------|-------------|------------|
| *gwous     | > bous      | 'cow'      |
| *gwatis    | > basis     | 'going'    |
| *gwasileus | > basileus  | 'official' |

承李如龍教授告知，福建本地若干閩南方言也發生了類似變化，例如牛讀bu<sup>2</sup>，特此致謝。

根據例字，可以發現陽聲韻諸字與入聲韻的月，其中古來源都是山攝合口三等元韻字(舉平賅上去入)，何以如此巧合，頗啟人疑竇。其次，我們再比較海康與漳州、汕頭這幾個字的讀音：

表3：山攝合口三等元韻字的比較

|    | 元                 | 原                 | 源                 | 願                 | 阮                 | 月                    |
|----|-------------------|-------------------|-------------------|-------------------|-------------------|----------------------|
| 海康 | zien <sup>2</sup> | zien <sup>2</sup> | zien <sup>2</sup> | zien <sup>6</sup> | zien <sup>3</sup> | ziek <sup>7</sup>    |
| 漳州 | guan <sup>2</sup> | guan <sup>2</sup> | guan <sup>2</sup> | guan <sup>6</sup> | guan <sup>3</sup> | guat <sup>8</sup>    |
| 汕頭 | ɲuan <sup>2</sup> | ɲuan <sup>2</sup> | ɲuan <sup>2</sup> | ɲuan <sup>4</sup> | ɲuan <sup>3</sup> | (gue? <sup>8</sup> ) |

觀察這三個方言的韻母表現，倘若假設海康方言zien的前身就是漳州的guan或汕頭的ɲuan，似乎不容易解釋它們之間的演變過程。反之，利用中古音的框架，我們發現海康方言山攝合口三等元韻字的來源，顯然與漳州、汕頭並不相同。先觀察底下山攝合口一、二、三、四等字的讀音(欄內有兩個音讀者，上為文讀音，下為白話音)：

表4：山攝合口一二三四等字的比較

|    | 斷山合一<br>桓                             | 灌山合一<br>桓         | 關山合二<br>刪                              | 全山合三<br>仙                                | 願山合三<br>元         | 犬山合<br>四先                       |
|----|---------------------------------------|-------------------|--|--|-------------------|---------------------------------|
| 海康 | tuan <sup>5</sup><br>tui <sup>4</sup> | kuan <sup>5</sup> | kuan <sup>1</sup><br>kue <sup>1</sup>  | tshien <sup>2</sup><br>tsui <sup>2</sup> | zien <sup>6</sup> | k <sup>h</sup> ien <sup>3</sup> |
| 漳州 | tuan <sup>5</sup><br>tūi <sup>6</sup> | kuan <sup>5</sup> | kuan <sup>1</sup><br>kuāi <sup>1</sup> | tsuan <sup>2</sup><br>tsūi <sup>2</sup>  | guan <sup>6</sup> | k <sup>h</sup> ian <sup>3</sup> |
| 汕頭 | tuan <sup>5</sup><br>tyŋ <sup>4</sup> | kuan <sup>5</sup> | kuan <sup>1</sup><br>kue <sup>1</sup>  | tshuan <sup>2</sup>                      | ɲuan <sup>4</sup> | k <sup>h</sup> ian <sup>3</sup> |

根據上表，可以發現除了山攝合口字四等字之外，漳州、汕頭這兩個閩南方言，把山攝合口一、二、三等字的文讀音全部讀為帶有合口介音的-uan或-uan̄。相對的，海康方言的文讀音則在介音上顯示出山攝一二等(合口介音)與三四等(齊齒介音)的分別，這個差異與等韻圖(例如《韻鏡》)所謂的洪細之分不謀而合。以上這一個線索告訴我們，海康方言山攝合口字文讀音與漳州、汕頭方言的同類文讀音在結構上頗不相同。至於這一差異的成因，至少可以有下兩種推想：1. 海康方言文讀音的來源與漳州、汕頭的來源不同；2. 海康方言的文讀音來源與漳州、汕頭相同，但採取的調整策略不同。<sup>14</sup>不論是1或2，都不支持我們直接把漳州方言或汕頭方言的文讀音等同於海康方言的文讀音，並推衍彼此間的種種演變。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認為海康方言山攝合口三等元韻這批疑母字與漳州、汕頭方言的文讀音並非由同一個早期形式演變而來。換言之，我們不認為海康方言山攝合口字發生過\*guan > zien這樣劇烈的變化。

另一個相當可疑的字是「樂」ziok<sup>8</sup>(音~，五角切，江攝二等入聲疑母字)。海康方言與漳州、汕頭方言的對應如下：

|     | 海康                | 漳州               | 汕頭                |
|-----|-------------------|------------------|-------------------|
| 樂音~ | ziok <sup>8</sup> | gak <sup>8</sup> | gau? <sup>8</sup> |

<sup>14</sup> 關於閩南方言固有系統對外來文讀音的調整，最具體的陳述可參看楊秀芳(1982)。

從音韻對當上來看，恐怕也很難認為海康方言在聲母與韻母間增生了一個介音成份。這個音的來歷為何，我們也暫時存而不論。

接著我們討論陰聲韻字與其他入聲韻字。請看下表：

表 5：疑母陰聲韻字與入聲韻字的比較

|    |                                   |                  |                                       |                    |
|----|-----------------------------------|------------------|---------------------------------------|--------------------|
|    | 牙                                 | 雅                | 免                                     | 虞                  |
| 海康 | zia <sup>2</sup>                  | zia <sup>3</sup> | ziau <sup>2</sup>                     | zi <sup>2</sup>    |
| 漳州 | ga <sup>2</sup> , ge <sup>2</sup> | ŋã <sup>3</sup>  | giau <sup>2</sup>                     | gi <sup>2</sup>    |
| 汕頭 | ge <sup>2</sup> , ŋa <sup>2</sup> | ŋia <sup>3</sup> | ŋiau <sup>2</sup>                     | (ŋo <sup>2</sup> ) |
|    | 寓                                 | 御                | 五                                     |                    |
| 海康 | zi <sup>4</sup>                   | zi <sup>6</sup>  | ziak <sup>8</sup> , ziok <sup>8</sup> |                    |
| 漳州 | gi <sup>6</sup>                   | gi <sup>6</sup>  | gik <sup>8</sup> , giok <sup>8</sup>  |                    |
| 汕頭 | (ŋo <sup>4</sup> )                | gu <sup>6</sup>  | gek <sup>8</sup>                      |                    |

根據上表，特別是從漳州方言的對比，可以清楚發現海康方言對應於閩南漳州方言、汕頭方言的疑母g-/ŋ-的聲母都是z-，而就語音條件而言，可以設定為介音-i-或前高元音-i-。因此，我們可以給海康方言建立下列的音韻變化：

\*g > z / \_i

原本海康方言的舌根濁塞音聲母\*g-在前高展唇元音前，變為舌尖前濁擦音z-，而就語音性質而言，在前高展唇元音前的[z]，其實際音值相當於舌面濁擦音[z̠]（參看《詞典》：5、林倫倫 2006:6）。總的來說，我們認為前高展唇元音[i]對海康方言前一階段的\*g-聲母起了兩個作用：一是顎化，一是擦音化。這兩個變化的先後次序可能是先顎化後擦音化，也可能同時發生。

### 五 海康方言的\*g-聲母

從整個聲母的音位系統來看，海康方言的聲母是 17 個，不同於漳州的 15 個、汕頭的 18 個。底下列出海康方言、漳州方言、汕頭方言的平面聲母系統作一番觀察：

表 6：海康/漳州/汕頭方言的聲母系統比較

| 方法<br>部位 | 不帶音      |   |       | 帶音    |       |        |       |
|----------|----------|---|-------|-------|-------|--------|-------|
|          | 不送氣      | 送氣  | 擦音    | 鼻音    | 不送氣   | 擦音     | 邊音    |
| 雙唇塞音     | p/p/p    | p <sup>h</sup> /p <sup>h</sup> /p <sup>h</sup>    |       | m/-/m | b/b/b |        |       |
| 舌尖塞音     | t/t/t    | t <sup>h</sup> /t <sup>h</sup> /t <sup>h</sup>    |       | n/-/n |       |        | l/l/l |
| 舌尖塞擦音與擦音 | ts/ts/ts | ts <sup>h</sup> /ts <sup>h</sup> /ts <sup>h</sup> | s/s/s |       |       | z/dz/z |       |
| 舌根塞音     | k/k/k    | k <sup>h</sup> /k <sup>h</sup> /k <sup>h</sup>    |       | ŋ/-/ŋ | -/g/g |        |       |
| 喉音       | ø/ø/ø    |   | h/h/h |       |       |        |       |

根據以上三個方言的聲母系統，我們可以發現：

第一、漳州方言有 15 個聲母，汕頭方言有 18 個聲母，這是因為在漳州方言中，b-/m-、

l-/n-、g-/ŋ-屬於有定分音，在鼻化韻前呈現互補分佈，<sup>15</sup>條件如下：

b, l, g > b, l, g / \_{-鼻化韻}

b, l, g > m, n, ŋ / \_{+鼻化韻}

對照漢語音韻史，不難發現漳州方言的b-、l-、g-絕大多數對應的是中古音屬於次濁類的明、微、泥、娘、疑等鼻音聲母。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而言，將鼻音讀為同部位帶音塞音並呈現互補分配的均衡情況，其實是漳州方言自身的演變。換句話說，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漳州方言在鼻化韻前面還保留了早期的鼻音形式。關於鼻音聲母去鼻化的問題，我們在下一節會繼續討論。

第二、屬於潮州系統的方言，其鼻音聲母可能不久前才開始進行上述漳州方言的去鼻化規則，所以鼻音聲母絕大多數還是讀為鼻音，以張盛裕(1982a、1982b)潮陽方言聲母的表現為例：

(1) 明(微)母共收 226 字，今音讀m-者有 138 字，讀b-者有 68 字，m-/b-兩讀者有 14 字，讀n-者有 4 字，讀ŋ-者有 2 字。

(2) 泥(娘)母共收 96 字，今音讀n-者有 67 字，讀l-者有 15 字，n-/l-兩讀者有 6 字。

(3) 疑母字共收 174 字，今音讀ŋ-者 128 字，讀g-者 18 字，讀h-者 4 字，讀零聲母∅者有 5 字，ŋ-/g-兩讀者有 7 字，h-/ŋ-兩讀者有 3 字，∅-/ŋ-兩讀者有 5 字，n-/ŋ-兩讀者有 3 字，h-/∅-兩讀者有 1 字。

以上的現象顯示，明\*m-、泥\*n-、疑\*ŋ-等中古鼻音聲母在潮陽方言絕大部分仍然保持為鼻音。

第三、根據林倫倫、陳小楓(1996:38)，汕頭方言的舌根帶音塞音g-不與帶-m-、-ŋ等鼻輔音韻母的字相拼，也不與帶-p塞輔音韻母相拼。這個現象顯示，汕頭方言的舌根鼻音去鼻化，僅發生在陰聲韻與入聲韻，陽聲韻完全沒有發生去鼻化。事實上，海康方言疑母字分讀b-、z-聲母的現象，也只出現在陰聲韻(我外牛牙堯御)與入聲韻(月玉)，這顯示海康方言的前身可能也是尚未進行鼻音聲母去鼻化的閩南方言。

現在把上文三、四兩節的結論放在一起，我們可以寫出下面這條海康方言的音韻變化規則：

\*g  $\begin{cases} \text{b} & / \_u & \text{我外牛月} \\ \text{z} & / \_i & \text{牙堯御玉} \end{cases}$

建立了這條規則之後，可以說明以下幾件事：

1. 解釋海康方言在平面聲母系統上的一個空缺；
2. 增加我們對海康方言歷史音韻變化與這一方言如何形成的知識；
3. 推論海康方言的早期來源。

關於 1、2 兩點前文已經談了不少，下一節主要說明 3。

## 六 海康方言可能的早期來源

要探討海康方言的早期來源，我們首先應該確認的一點是，它究竟與現代那一個漢語方言的關係比較密切。根據丁邦新(1982)所提出閩語判定的條件來看，海康方言具有以下特點：

<sup>15</sup> 這裡所謂鼻化韻除了v̄，還包括成音節鼻音。例如門就音位而言標為bŋ<sup>2</sup>，實際音值為mŋ<sup>2</sup>。



a. 非、敷、奉等輕唇音字今讀為重唇

例字：飛pue<sup>1</sup>；芳p<sup>h</sup>an<sup>1</sup>；浮p<sup>h</sup>u<sup>2</sup>

b. 知、徹、澄等舌上音字今讀為舌尖塞音

例字：豬tu<sup>1</sup>；抽t<sup>h</sup>iu<sup>1</sup>；柱t<sup>h</sup>iau<sup>4</sup>

c. 中古匣母讀為舌根塞音k-，聲調為陽調

例字：厚kau<sup>4</sup>；糊keu<sup>2</sup>；滑kuk<sup>8</sup>

由 a、b、c 三項，可確定海康方言確為一種閩語。再加上 d. 若干中古疑母字今讀為不帶音喉擦音h-(詳第 2 節)，可以支持海康方言與閩南方言關係最密切的說法。另一方面，目前已有的研究(張振興 1986、林倫倫 1998, 2006、王濬 2007)也指出，海康方言與閩方言中的閩南方言最為接近。進一步的問題則是，現代雷州半島海康方言早期的來源為何？也就是說，究竟是那一個早期的閩南方言遷徙到雷州半島，經過若干年後成為現在的海康方言？關於這個問題，目前有以下幾種不同的說法：

1. 張振興(1995:76)利用韻母文白異讀的比較，指出海康方言與廈門話有一種很近的親屬關係，是一種閩南方言。張振興將之稱為閩南方言雷州片，與泉漳片、潮汕片並列。

2. 蔡葉青(1993:251)則認為，雷州話的祖宗話是古代閩語的莆田話。他主要的根據是縣志的移民記載及語音上的表現。蔡葉青所提出語音的證據包括：兩個方言都沒有鼻化韻母；海康方言聲母、韻母、聲調的數目與莆田方言大同小異；與海康方言同屬雷州話的遂溪、廉江都有清邊擦音聲母t-。

3. 王濬(2007)碩士論文的第四章從聲、韻、調三方面入手，詳細地比較了海康、廈門、漳州、泉州、汕頭等五個方言，對海康方言的歸屬有較為深入的看法。王濬(2007:89)指出，「就平面性的語音表現而言，海康方言和廈門、泉州、漳州方言的關係是比較遠的，和汕頭方言的關係則是較為接近」。

以上三種說法各有依據，現在我們暫時擱置它們，以下列出若干平面音韻條目來觀察漳州、汕頭、莆田、海康等四個閩南方言的表現，藉以推敲它們之間的親疏關係，同時一一檢討前說。<sup>16</sup>我們用來觀察的條目包括：

A. 聲母的數目

B. 是否具有鼻音聲母m-、n-、ŋ-與同部位帶音聲母b-、l-、g-的對立

C. 是否有清邊音聲母t-<sup>17</sup>

D. 是否發生鼻化元音韻母去鼻化現象

E. 是否發生喉塞音韻尾丟失現象

F. 是否有獨立的-n/-t韻尾

G. 聲調是 7 調或 8 調<sup>18</sup>

<sup>16</sup> 莆田方言的材料根據莆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4)。從方言分區來看，學界目前的共識是把莆仙方言單獨劃為一區。將莆仙方言獨立為一區的包括潘茂鼎、李如龍、張盛裕、陳章太等(1963)、張振興(1985)。至於莆仙話的性質，李如龍(1997:64-65)認為「莆仙話原本應該是與泉州話同類的，後來受到不少福州話的影響，成了一種混合變種的閩方言」。我們在此接受李如龍的說法，按照莆田話早期的特點，將之歸入閩南方言。

<sup>17</sup> 以中古音而言，這個清邊音聲母t-對應的是中古心、邪母字。

<sup>18</sup> D、E、F、G 等四項並非單純的平面音韻條件，它們與閩南方言在歷史上曾經經歷過的變化也密不可分。

表 7: 漳州、汕頭、莆田、海康等四個閩南方言的平面音韻比較

|   | 漳州       | 汕頭       | 莆田       | 海康       |
|---|----------|----------|----------|----------|
| A | 15       | 18       | 15       | 17       |
| B | —        | +        | —        | +        |
| C | —        | —        | +        | —        |
| D | —        | —        | +        | +        |
| E | —        | —        | —        | +        |
| F | +        | —        | —        | —        |
| G | 7(陽上=陽去) | 8(陽上≠陽去) | 7(陽上=陽去) | 8(陽上≠陽去) |

以下分項加以說明：

第一、關於 A，聲母的數量問題，只有漳州與莆田同為 15 個，但就實際語音而言，漳州的 b-、l-、g- 主要對應的是莆田的 m-、n-、ŋ-，其內涵並不相當。更重要的是，莆田方言其實進行了另一種方向的音變：

\*g- > k-

我 kua<sup>3</sup>、外 kua<sup>6</sup>、牛 ku<sup>2</sup>、月 kœ?<sup>8</sup>

牙 ko<sup>2</sup>、堯 kiau<sup>2</sup>、御 ky<sup>6</sup>、玉 kœ?<sup>8</sup>

從閩南方言的比較來看，我們可以推論上述這批同源詞的早期聲母也是舌根帶音塞音 \*g-，\*g- 在莆田方言中發生了濁音清化，今讀為舌根不送氣不帶音塞音 k-。<sup>19</sup> 如果把上述疑母字的清化現象視為莆田方言獨有的音韻創新(phonological innovation)，那麼海康方言源出於早期的莆田方言這一說法顯然無法成立，因為現代海康方言並不具備上述特徵。

第二、關於 B，早期鼻音聲母 \*m-、\*n-、\*ŋ- 進行去鼻化作用成為 b-、l-、g-，並且在不同韻母前與 b-、l-、g- 呈現互補的語音演變，在泉州、漳州、廈門等閩南方言都已完成。如果把上述變化視為泉州、漳州、廈門等地閩南方言的共同演變，那麼潮汕方言基本上仍然保存了共同閩南方言時期的鼻音聲母 \*m-、\*n-、\*ŋ-，只在某些陰聲韻字與入聲韻字發生去鼻化，變讀為舌根帶音塞音 \*g-。在這一點上，海康方言與汕頭方言有一致的表現，我外牛月、牙堯御玉等字都是陰聲韻字或入聲韻字，不雜一個陽聲韻字。

第三、關於 C，以清邊音 t- 的有無而言，莆田方言與漳州、汕頭、海康等方言的走向頗不相同，只有莆田方言發生了 s- > t- 的變化。蔡葉青指出雷州半島其他閩南語如遂溪、廉江都有清邊音 t-，對應的是其他閩南方言的 s-，因此他推論海康方言本來有的清邊音 t- 是受海南話的影響使原先的 t- 變讀為 s-，這是他之所以認為海康方言源於早期莆田話的理由之一。但整體而言，蔡葉青的說法恐怕稍微迂迴了些。如果我們擴大觀察的對象，不難發現鄰近的粵方言，如廉江、信宜、赤坎、雅瑤、新會、台山、布田等都有把 s- 讀為 t- 的現象，顯示這是當地各種漢語方言共同形成的區域特徵。<sup>20</sup> 因此我們不妨認為遂溪、廉江等地閩南語之所以形成清邊音 t-，是受到當地區域特徵波及；相對地，海康方言則比較保守，仍然讀為原先的

<sup>19</sup> 莆田方言次濁類聲母的濁音清化不止發生在舌根帶音塞音 \*g-，從整個平面系統上，我們可以看到雙唇帶音塞音 \*b-、舌尖帶音塞音 \*l- 也發生了平行的清化現象：\*b- > p-、\*l- > t-。劉秀雲(2004:138-148)從語言接觸的角度，仔細地比較了閩東、閩南與莆仙方言的鼻音聲母，並根據優選理論(Optimality Theory)提出莆仙方言鼻音聲母語音變化的若干機制，可以參看。

<sup>20</sup> 相關的語料可以參考詹伯慧主編(2002)。至於廣東省各漢語方言 \*s > t 這一變化，其成因還有待深入的研究，我們暫時保留。

舌尖清擦音s-。換言之，莆田話的t-與遂溪、廉江等地閩南語中的t-並無前後相承的關係，更遑論沒有t-的海康方言。

第四、關於D鼻化韻丟失鼻化成份與E喉塞音韻尾丟失而成為一般性元音，這是相當常見的語音弱化現象，莆田與海康方言共有D的表現可以理解為語言間平行演變的結果，與莆田方言同屬莆仙區的仙游，目前仍還保留著鼻化元音。相對的，海康方言不僅丟失了鼻化音的鼻化成份，連喉塞音韻尾也丟失了，莆田方言則還保留著喉塞音韻尾。

第五、關於F，漳州方言有-m/-p、-n/-t、-ŋ/-k三套輔音韻尾，汕頭與海康方言則有-m/-p、-ŋ/-k兩套輔音韻尾，莆田方言只有一套輔音韻尾-ŋ/-k。從比較閩南方言的角度來看，具有-m/-p、-n/-t、-ŋ/-k三套輔音韻尾的保存早期閩方言的特徵，汕頭、海康兩方言都進行了\*-n > -ŋ、\*-t > -k的變化，莆田不但進行了\*-n > -ŋ、\*-t > -k的變化，連-m、-p也變成-ŋ、-k(\*-m > -ŋ、\*-p > -k)。<sup>21</sup>由以上所呈現的韻尾演變方向的差異，顯示海康與汕頭有較為密切的關係，海康與莆田則相對疏遠。

第六、就G來看，漳州、莆田是7個調，其中陽上與陽去混同，海康則是8個調，陽上與陽去有別。這樣的差異顯示，兩個方言分別從同一個具有8個調的祖語變來，莆田在結構上發生了陽上與陽去混的變化，海康則保持陽上與陽去的區別。換言之，陽上、陽去的結構性特徵，不支持海康方言源於早期莆田話。


歸納以上六點，海康與其他三個閩南方言的相同點可整理如下：

|       |       |       |
|-------|-------|-------|
| 漳州=海康 | 汕頭=海康 | 莆田=海康 |
| 無     | BFG   | D     |

總結以上的觀察與檢討，我們發現：1. 根據本文所建立的音韻演變規則，海康方言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個聲母的系統；2. 海康方言進行了\*-n > -ŋ、\*-t > -k的變化；3. 海康方言有8個聲調，且陽上不等於陽去。所以就歷史而言，海康方言並非源於莆田方言，也不能認為與漳州或廈門比較接近。反過來說，以上三點與現代潮汕方言若合符節，因此我們目前支持王濬(2007)的結論，認為海康方言的前身可能源出於閩南潮汕系統的方言。

## 七 結語

本文探討海康方言中若干疑母字今讀為b、z-聲母的成因。結論認為這是早期\*g-聲母條件分化的結果：

\*g  b /\_u 我外牛月  
z /\_i 牙堯御玉

本文由漢語方言史的角度，經由現代閩南方言的比較，指出海康方言在更早的階段曾經存在舌根帶音塞音\*g-，這個聲母因為後接韻母的語音條件不同，而分別與不同的聲母合流。在建立\*g-聲母及其音韻演變規則之後，我們可以解釋現代海康方言聲母上的空缺，同時也對海康方言之所以形成的過程有更深入的認識。本文也對海康方言的早期來源問題，就語言現象本身提出更具有說服力的論斷。不過，我們要強調的是，有關海康方言歷史來源及其形成，仍需要全面地從音韻結構、口語詞彙乃至於構詞語法等角度來深入探討，本文只處理了一小部分音韻的工作。

<sup>21</sup> 關於閩語輔音韻尾的歷史變化，吳瑞文、林英津(2007)有相當深入的論述，可以參看。

#### 參考文獻

- 蔡葉青. 1993. 《海康方言志》。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
- 陳雲龍、蔡藍. 2005. 〈徐聞(下洋)閩語的聲韻調〉，《湛江師範學院學報》26.4:44-47。
- 陳章太、李如龍. 1991. 〈論閩方言的一致性〉，《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57。
- 丁邦新. 1982. 〈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清華學報》新14卷一、二期合刊(《慶祝李方桂先生八十歲論文集》)：257-273。
- 丁邦新. 1992. 〈漢語方言史與方言區域史的研究〉，《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漢語方言》。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之二：23-40。
- 董同龢. 1993. 《漢語音韻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李方桂. 1980. 《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如龍. 1997. 《福建方言》。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 李新魁. 1994. 《廣東的方言》。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
- 李新魁. 1997. 〈潮音證古(聲母部分)〉，《李新魁音韻學論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348-368。
- 林倫倫. 1998. 〈粵西閩語的特徵〉，《語文研究》3:49-55。
- 林倫倫. 2006. 《粵西閩語雷州話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林倫倫、陳小楓. 1996. 《廣東閩方言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劉秀雪. 2004. 《語言演變與歷史地理因素—莆仙方言：閩東與閩南的匯集》，台灣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馬重奇. 1993. 〈漳州方言同音字表〉，《方言》3:199-217。
- 潘茂鼎、李如龍、張盛裕、陳章太. 1963. 〈福建漢語方言分區略說〉，《中國語文》6:475-494。
- 莆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4. 《莆田縣志·第三十七篇·方言》。北京：中華書局：983-1028。
- 王濬. 2007. 《雷州半島海康方言音韻研究》，暨南國際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吳瑞文、林英津. 2007. 〈閩語方言輔音韻尾今讀的歷史分析〉，《中國語文研究》1(總23期):1-20。
- 楊秀芳. 1982.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詹伯慧主編. 2002. 《廣東粵方言概要》。廣東：暨南大學出版社。
- 張光宇. 1996. 《閩客方言史稿》。台北：南天書局。
- 張盛裕. 1982a. 〈潮陽聲母與《廣韻》聲母的比較(一)〉，《方言》1:52-65。
- 張盛裕. 1982b. 〈潮陽聲母與《廣韻》聲母的比較(二)〉，《方言》2:129-145。
- 張振興. 1985. 〈閩語的分區(稿)〉，《方言》3:171-180。
- 張振興. 1986. 〈廣東省雷州半島的方言分佈〉，《方言》3:204-218。
- 張振興. 1987. 〈廣東省海康方言記略〉，《方言》4:264-282。
- 張振興. 1995. 〈閩南方言的比較研究〉，《台灣研究集刊》1:69-76。
- 張振興、蔡葉青. 1998. 《雷州方言詞典》。上海：江蘇教育出版社。
- (清)鄭俊. 1974. 《海康縣志》(凡三卷，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第一八五號)。台北：成文出版社。
- Crowley, Terry. 1992.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rman, Jerry.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222-238.
- Yue-Hashimoto, Anne O.. 1985. *The Suixi Dialect of Leizhou: A Study of Its Phonological, Lexical,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Hong Kong:The Ng Tor-tai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 Historical Source of Initial Consonants b- and z- in Haikang Dialect

WU Ruiwen

**Abstract** The diachronic studies regarding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rely mainly upo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Guangyun* and upo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in order to discover the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them and to illustrate the phonological changes of modern dialects. This approach is expedient, but, to a certain extent, restricted. For instance, the reason that some cognates of ancient Chinese initial consonant Yi(\*ŋ-) which pronounce as initial consonants b- and z- in Haikang dialect cannot be explained with ease. In view of the situation mentioned abov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Haikang dialect and modern southern Min dialects, drawing a conditional change of early initial consonant \*g- in Haikang. The rule can be presented as follows:

\*g  $\begin{cases} \text{b} & / \_u & \text{我外牛月} \\ \text{z} & / \_i & \text{牙尧御玉} \end{cases}$

This rule is useful in interpreting a phonological gap of the synchronic system of initial consonants in Haikang, in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ve process of Haikang dialect, as well as in retracing the primitive source of Haikang dialect.

**Keywords** Haikang dialect, southern Min dialects, initial consonant Yi(\*ŋ-), Chinese dialect history, historical linguistics

